四庫全書

子部

齊東野語卷十六

宋 周密 撰

三高亭記改本

三高亭天下絶景也石湖老仙一記亦天下竒筆也余甞見當時手藁指摩抉剔如洗玉浣錦信前輩作文不憚於改如此因詳書於此與同志評之記云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

是為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為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為甫里先生三君者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為於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渝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大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烝嘗以夸於四方若曰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為陋將改作於是歸老之士鄉老

王份獻其地雪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勝絶乃築堂於其上告遷於像而奠焉又屬郡人石湖范成大為之辭識噫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為高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尚論其所以去為世道計者可以思思過半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尸祝而社稷莫之能說宴安流連卒悔於後者亦將有感於斯堂而其何足以述之然猶嘗怪屈平既淵潛以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

招隱士淮南小山猶為作隱士之賦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煙艇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某何足以見之故效援小山故事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曰若有人兮扁舟泛憮亂五湖兮遠遊衆芳媚兮高卬獨君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波浪白吹澤國蕩搖空明兮南北一色浪波稽天兮南北一色鏡萬里蕩空碧兮鞭魚龍列星剡剡兮一下其孤蓬渺顧懷兮斯路與涼月兮入滄浦

君之旂兮獵獵虹梁千丈兮可以艤楫餞東流兮悵雲海悠悠我思兮君無遠邁戰爭蝸角兮胙夢一笑水雲得志兮垂虹可以艤棹仙之人兮壽無涯樂哉垂虹兮去復來載歌曰若有人兮橫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鱗兮在下嗟人胡為兮天地四方樂莫樂兮美無度兮吾之土膾脩鱸兮雪飛蓴菰蓴兮芼之水仙濆兮胥命君可望兮不可追驅疾霆兮駟奔雲宛一息江之濆顛倒景兮揮碧寥娭宴息兮江之皋菉蘋堂兮廡杜若一杯之酒兮我為君酌又歌曰若有

一人兮北江之渚披雪而睎兮類煙雨綠蔬兮莎棘歲
婉晚兮何以續君食佰五鼎兮腥腐羞三石泉兮終古
烏烏飛兮擇君屋歸來故墟兮蒼煙疎木擢竿澤兮徑秋荷漭洞庭兮一波訪故人兮安在千秋風
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牛宮洳兮生蒲
荷潮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鄰曲山川良是兮丘
壠多稼石田九畹兮令其刈聊春容兮玆里不見初艸
何以知後作之功觀前輩著述而探其用意改定思過
半矣攻媿有讀三高祠記詩曰三高之風天與高三高

之靈或可招小山之後無此作具區笠澤空寥寥幾從
垂虹蕩雙槳寓目滄波獨怊悵筆端不倒三峽流欲遽
招之恐長往前身陶朱今董狐襟抱磊落吞江湖瑰詞
三章妙天下大書深刻江之隅我來誦詩凜生氣若有
人兮在江水扁舟獨釣鱠鱸魚茶竈筆牀歸甫里先生
固是丘壑人只今方迫功與名謝公掩鼻恐未免便看
林藪生風雲他年事業滿彝鼎乞身歸來坐佳境不嫌
俗士三斗塵容我漁蓑理煙艇時范公方為吏部郎也

昆命元龜辨證本末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即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授受之語見於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書董賢為大司馬冊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之詞何以異若聖上初無是意不知詞臣何從而援引此言受此麻者豈得安然而不自明

乎給舍臺諫又豈得不辨白此事乎竊見襃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思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昔歐陽修論韓琦富弼范仲淹立黨事在為河北轉運使時故敢援此為比乞行貼麻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

卜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為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尚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

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
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膽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
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扆而定志稽用師
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
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康
伯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
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常見素相制曰爾惟不
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賜范純

仁詔亦曰藴自朕志賜文彦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
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吕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
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為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
拜相制曰詢于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
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賚予昆命元龜爰立
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
左傳皆可攷也今思乃以董賢冊文允執其中為比以
聖上同之漢哀云云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

麻即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辨論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為佳也此事葉靖逸雖載之聞見錄略甚今因詳書本末云

詩道否泰

詩道否泰亦各有時政和中大臣有不能詩者因建言

詩為元祐學術不可行時李彦章為中丞望風旨遂上章論淵明李杜而下皆貶之因詆黄張晁秦等請為科禁何清源至修入令式諸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聞喜例賜詩自何文縝後遂易為詔書訓戒是歲冬初雪太上皇喜甚吴居厚首作詩三篇以獻謂之口號上和賜之自是聖作時出訖不能禁而陳簡齋遂以墨梅詩擢置館閣焉寶慶間李知孝為言官與曽極景建有隙每欲尋釁以報之適極有春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

年事亂時多刋之江湖集中因復改劉子翬汴京紀事
一聯為極詩云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風楊柳相公橋初
劉詩云夜月池臺王傅宅春風楊柳太師橋今所改句
以為指巴陵及史丞相及劉潛夫黃巢戰場詩云未必
朱三能跋扈都緣鄭五欠經綸遂皆指為謗訕押歸聽
讀同時被累者如敖陶孫周文僕趙師秀及刋詩陳起
皆不得免焉於是江湖以詩為諱者兩年其後史衛王
之子宅之壻趙汝禖頗喜談詩引致黃簡黃中吳仲孚

諸人洎趙崇觧進明堂禮成詩二十韻於是詩道復昌矣

賈島佛

唐李洞字才江苦吟有聲慕賈浪仙之詩遂鑄其像事之誦賈島佛不絶口時以為異五代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好學尤長於詩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人以為妖蓋酸鹹之嗜固有異世而同者長江簿何以得此於人哉凡人著書立言正不必求合於一時後世有揚子雲將自知之

菊花新曲破

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為仙韶院之冠宮中號為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幸為恨即稱疾告歸時宦者陳源以厚禮聘歸蓄於西湖之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屢不稱旨提舉官關禮知上意不樂因從容奏曰此事非菊部頭不可上遂令宣喚於是再入掖禁陳遂憾恨成疾有某士者頗知其事演而為曲名之曰菊花新以獻之陳大喜酬以田宅金帛甚厚其

譜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作也陳每閒歌輒淚下不勝情未幾物故園後歸重華宫改名小隱園孝宗朝撥賜張貴妃為永寧崇福寺云

潘陳同母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為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

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事見羅春伯聞見録

省狀元同郡

掄魁省元同郡自昔以為盛事熙寧癸丑省元邵剛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丁未省元湯璹狀元王容皆長沙人紹熙癸丑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皆婺州人紹熙庚戌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皆三山人寶慶丙戌省元趙時觀狀元王會龍皆天台人紹定已酉省元陳松龍

狀元王朴皆福人至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劉夢炎皆三衢人一時士林歆羨以為希闊之事時外舅楊彥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既以為未足則又揭雙元坊以誇大之鄉曲以為至榮二公不欲其成各以書為謝且辭焉彥瞻荅之略云嘗聞前輩之言曰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牆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於僕者亦茹恥羞愧而賀且謝

焉獨鄰居一室扃鐍遠引若避寇然余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窮而用心愈繆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是一身之榮一害之增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密之地以避之是可弔何以賀為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而非心相知者不道也執事於不肖可謂心

相知而不以告罪也且今日此扁之揭所以獨異於尋常者蓋僕之望於執事者亦異焉人於此時每以諛獻僕乃以忠告非求異於人也所冀進執事之德成執事之器也執事不以僕之言為然則已若以為然則是扁之揭可以無愧矣前之不賀者必將先衆人而賀矣今冠南宮者執事友也幸亦以是語之二公得書為之悚然其後徐以道學名劉以功業顯或者此書有以啓發之乎

金剛鑽

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其鐫鏤之具必用所謂金剛鑽者形如鼠糞色青黒如鐵如石相傳産西域諸國或謂出回紇國往往得之河北沙磧間鷙鳥海東青所遺糞中然竟莫知為何物也蓋天下至堅者莫如玉古者惟錕鋙刀可以切之今此物功用乃與錕鋙均其堅可知矣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傅奕方卧病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

敵惟羚羊角能破汝可往擊之果應手而碎是知此物自昔亦罕知者矣

多藏之戒

王黼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二楹蔡京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童貫既敗籍其家得劑成理中丸幾千斤傳紀載之以為談柄近者官籍賈似道第果子庫糖霜凡數百甕官吏以為不可久留難載帳目遂輦棄湖中軍卒輩或乘時竊出則他物

稱是可想矣胡椒八百斛領軍鞋一屋不足多也

理度議謚

理宗未祔議謚朝堂或擬曰景曰淳曰成曰允最後曰禮議既定矣或謂與亡金偽謚同且古有婦人號禮宗者遂擬曰理蓋以聖性崇尚理學而天下道理最大於是人無間言而不知理字析文取義乃四十一年王者之象可謂請謚於天矣度宗初議謚或擬純字則謂有屯之象或擬實字則宗實乃英宗舊名或擬正字則有

一止之嫌後遂定為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先是皇姊因漢國長公主在先朝已謚端孝今與廟號上下字暗合豈偶然哉理宗生母全夫人謚慈憲殊不知偽齊劉豫母亦謚慈憲當時殆不及此何耶

謝太后

壽和謝太后方選進時史衛王夜夢謝魯王深甫衣金紫求見致禱再三以孫女為託及明則謝后至是歲天台郡元夕有鵲巢燈山間衆頗驚異識者以為鵲巢乃

后妃之祥是歲謝果正中宮之位咸淳間福邸涼堂初成有鸛巢於前廡賓客交慶至有形之歌詩者殊不知野鳥入室不祥莫甚安得與前事為比云

北令邦

澠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毗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嘗攜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浮休

使遼錄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極肥腯甚畏日為隙光所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眦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味若㹠而脆契丹以為珍膳數說皆微有異同要之即此一物亦竹貓貛狸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降仙

降仙之事人多疑為持箕者狡獪以愚旁觀或宿構詩文託為仙語其實不然不過能致鬼之能文者耳余外家諸舅喜為此戲往往所降多名士詩亦粗可讀至於書體文勢亦各近似其人一日元琰舅諸姬戲以紈扇求詩遂各題小詞於上仍寓姬之名於內行草間有可觀者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觴為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劒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

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友有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凄凉天氣凄凉院宇凄凉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淳祐間有降仙於杭泮者或以鬼議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可超海也須覆雨更番雲或以功名為問荅曰朝經暮史無間日北履南鞭知幾年踐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

相識也又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絶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窗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可喜也友人姚天澤亦善此時先君需清湘次因至外塾觀子弟捧箕忽大書曰詩贈周邦君云謝公樓上春光好五馬行春人未老鬱孤臺上墨未乾手捧詔書入黄道先子為

一笑然莫知為何等語也未幾易守臨汀首披郡志則舊有謝公樓所謂謝公樓上好美酒三百清銅買一斗者與前語適符然鬱孤臺以後語竟亦不驗又宋慶之寓永嘉時遇詔歳鄉士從之結課者頗衆適逢七夕學徒酣飲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為說時人號為辨八煞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如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為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

大書鵲橋仙一闋云鸞駕與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咿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然亦警敏可喜又聞李和父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荅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猩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為淵聖在天之靈真否固未可知然每讀為之淒然

文莊公滑稽

外大父文莊章公自少好雅潔性滑稽居一室必汛埽巧飾陳列琴書親朋或譏其齷齪無遠志一日大書素屏云陳蕃不事一室而欲埽除天下吾知其無能為矣識者知其不凡後入太學為集正嘗置酒揭饌單於爐亭品目多異其間有大鵝卵者最奇其大如瓜片切飣大盤中衆皆駭愕不知何物好事者窮詰之其法乃以凫彈數十黄白各聚一器先以黄入羊胞蒸熟次復

入大猪胞以白實之再蒸而成嘗迎駕於鵲橋戲以書句為隱語云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衆皆莫測公笑云乃此橋華表柱木鵲耳其他善戲多類此其後居兩制登政地有嘉林集百卷間作小詞極有思致先妣能口誦數闋小重山云柳暗花明春事深小闌紅芍藥已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莫沈吟身閒無箇事且登臨舊遊何處不堪尋無尋處惟有少年心今家集已

不復存而外家凋謝殆盡暇日追憶書之以寄余凱風寒泉之思云

腹腴

余讀杜詩偏勸腹腴愧年少喜其知味坡詩亦云更洗河豚烹腹腴黄詩亦云故園漁友膾腹腴又云飛雪堆盤膾腹腴按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云腴腹下也周禮疏燕人膾魚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引以證膴膴亦腹腴前漢九州膏腴師古註云腹下肥白曰腴

睡

花竹幽窗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山處士如容見不覓仙方覓睡方然則睡亦有方邪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以為息魂離神不動耳遺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蔡季通有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季通特引此說晦菴偶未之記耳

性所不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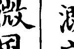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黄次伋作評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之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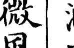
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黄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天閹世俗命之曰黄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黄帝鍼經曰有具傷於陰陰氣絶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瀉不復皮膚内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黄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脱於血然其鬚不

生何耶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凡言扇搋半釋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妬謂見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為人中惡趣受身處



然周禮奄人鄭氏注云閹真氣藏者謂之宦人是皆真氣不足之所致耳

馬塍藝花

馬塍藝花如藝粟槖駝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或作塘）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緶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於坎中少俟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盛春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

梅桃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揠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温之性而後能臻其妙耳余向留東西馬塍甚久親聞老圃之言如此因有感曰草木之生欲遂其性耳封植矯揉非時敷榮人方詫賞之不暇噫是豈草木之性哉

齊東野語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齊東野語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利賓

欽定四庫全書

齊東野語卷十七

宋 周密 撰

楊凝式僧淨端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曰姑遊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凝式曰姑遊石壁聞者為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師子章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

問何風風所向即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而端出委順跡不同而意則同也

奇對

對偶小技然亦非易事也前輩所載已多今擇所未書而可喜者數聯於此為多聞之一助　羲經六子艮巽坎兌震離周禮一書天地春秋冬夏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人相我相衆生相壽者相　善待問者如撞鐘小應小大應大措天下者猶置器安則安危則危

左氏公羊穀梁春秋三傳卦爻繫辭彖象大易一經

五刑之屬三千小過大過一門之聚百指家人同人

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誰譽誰毀待以國士報以國士為

已為人　迅雷風烈烈風雷雨絶地天通通天地人

紀信韓信假帝假王仲尼牟尼大聖大覺　蟬以翼鳴

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於耳歟　司馬

相如藺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乎

人有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經存六藝詩書禮樂易春

秋　九州既別冀兗青徐揚荆豫雍梁一道相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　正月六月七月十月之交北風晨風凱風終風且曀　孟軻好學師孔子之孫子思文后興仁由太王以至王季　張良借箸前籌恨不食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為女果能冒冒頓之圍　下七十二之齊城憑三寸舌退一百萬之秦寇用八千兵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顔氏其庶幾乎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孔子集大成也　妙法法因因果寺金輪金剛寺名錢塘中

和和豐豐樂樓銀杓銀甕錢塘酒樓　夫子天尊大士頭上

不同宮妃宦寺官人腰間各別　鄒孟子吳孟子寺人

孟子一男一女一不男不女周宣王齊宣王司馬宣王

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　調羹止渴梅全文武之才學

舞貪眠柳盡悲歡之態　方丈四方方四大南北東西

試場三試試三場經賦論策　朝登箕子之峰危如累

卯夜宿丈人之館安若泰山　觀音大士妙音梵音海

潮音諸相如來人相我相衆生相　龍飛策士狀元龍

省元龍度宗龍飛榜陳文龍為省元廷魁胡躍龍為　虎帳得人殿帥虎步帥

虎時范文虎為殿帥孫虎臣為步帥

笙炭

趙元父祖母齊安郡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入吳郡王家又入平原郡王家嘗談兩家侈盛之事歷歷可聽其後翠堂七楹全以石青為飾故得名專為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為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

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斤用綿熏籠藉笙於上復以四和香熏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為之靘以綠蠟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樂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靘字韻書千定切音請註靘青果色也蓋藏果者必以銅青故耳

徐謂禮相衎

徐謂禮嘗涉袁李之書自謗閲人貴賤多奇中與賈師憲丞相為姻聯賈時年少荒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扣徐云兒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記其言他日賈居相位徐以親故求進久之不遂賈母為言之賈不獲已荅曰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饒郡與之以終其身蓋深衘前言也然師憲日常馳馬出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忽有布裘道者瞪視曰官

人可自愛重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於破面他日復過道者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咸淳三事

咸淳癸酉夏邊遽日聞既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動荆閫李庭芝祥父乞賈平章用張魏公趙忠簡故事建督於京賈則請親行邊疏凡屢上朝紳學士上書者無虚日或欲留行或贊開督後遂置機速房專行密院急切之

事且大開言路以集衆思於是言事獻策者益紛紛然漢嘉布衣楊安宇者狂生也自謂知兵獻言於朝遂送機速房看詳都司許自書擬本房知其狂妄遂侮笑之安宇不勝其憤遂上書痛詆自之短且謂其操鄉音織談一時傳以為笑會奉口有米局之變京尹吳益區處失當於是左史李珏自經筵直前論之吳遂斥出時好事者為之語曰左史直前論大尹草茅上疏詆都司時方詔歲貢公欲優學舍以邀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

俾京庠擬試時黄文昌方自江閫入為京尹益增賞格雖末綴猶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試者紛然時襄郢已失江淮日以邉告有無名子作詩揭之試所云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邏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龔孟鎍策問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孟鎍為考官龔道出慈溪忽夢有人以杯湯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

曉起便覺目視𥊻𥊻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為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閧徑排試官房舍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為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偶聯云龔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龔後為計使所劾明年秋度宗賓天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景定行公田

景定二年壬寅賈師憲丞相欲行富國强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為都漕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欲先行之浙右倣有端緒則諸路倣行之於是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合奏謂限田之法自古有之買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獘回買官田可得一千萬畝則每歲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

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實為無窮之利御筆批依而買田之事起矣時勢御已死良貴獨任提領之職以太府丞陳訔為簡閲官以副之且乞内批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然上意終出勉强内批云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則上意蓋可見矣買相憤然以去就爭之於是再降聖旨云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於浙西庶他路視為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行移難於一律

可令三省照此施行既而賈相内引入劄力言其便御筆遵依轉劄侍從臺諫給舍左右司三省奉行惟謹焉賈相遂先以自己浙西萬畆為官田表倡嗣榮王繼之浙西帥機趙孟奎亦申省自陳投賣自是朝野卷舌噤不敢發一語獨禮書副郎徐經孫一疏力陳買田之害言多剴切竟不付外遂四乞休致而寂無和之者先是議以官品逾限田外回買立説此猶有抑强嫉富之意既而轉為派買之説除二百畆已下免行派買外餘悉

各買三分之一及其後也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焉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四十楮不及石者價隨以減買數少者則全支楮券稍多則銀券各半又多則副以度牒至多則加以登仕將仕校尉承信承節安人孺人告身凖直以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萬五千承節二萬則理為進納安人四千孺人二千此則幾於白沒矣遂檄府丞陳訔往湖秀將作丞廖邦傑往常潤任督催之職六郡則又有專官平江則知

郡包恢撫參成公策嘉興則知郡潘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煥炎安吉則知郡謝奕燾寓公趙與㫚撫幹王唐珪臨安察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𦽗運屬劉子耕鎮江則知郡章垌漕司準遣鄭夢熊江陰則知軍楊玨準遣謝司戸黄伸並俟竣事各轉一官選人减一削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既而提領劉佐司𠜇罷嘉興宰段浚宜興宰葉懋左以不即奉行之罪又按長洲宰何九齡追毁出身永不收敘以不合出給官由令田主抱納失

田業相維之初意至五月乃命江陰平江隷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隷兩浙漕司常州鎮江隷總所每歳秋租輸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别議收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吕平江方夢玉嘉興董楷安吉黄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為之任滿理為須入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年一替每鄉創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斛面約束雖嚴詳而民之受害亦不少其間毗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

多凡六斗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收足於田主以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於田主其害尤慘時中書劉震孫與京尹魏克愚湖邊倡和調語偶犯時忌則隨命劾去之甲子秋彗見求言公卿大夫士庶始得以伸田里愁嘆不平於上然至此業已成矣賈相遂力辨人言丐辭相位御筆荅云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策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朝廷

造楮幣之費下可以免浙右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
命卿決意舉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
此君遂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一時之異議其如國
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
言卿宜安心奉職毋孤朕倚毗之意自此公論頗沮而
劉良貴以人言藉藉遂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至
咸淳戊辰正月遂罷莊官改為召佃或一二千或數百
畝召人承佃自耕自種自運自納止令分司任責拘催

凡承佃之家復以二分優之且以既罷莊官則分司恐
難任責平江增差催督官三員安吉嘉興各一員常州
二員鎮江江陰共一員從各分司奏辟時提領官編修
黄夢炎也既而常閏分司劉子澄力陳毗陵向來多買
虚數之弊遂下提領所徑將常州公租撥隸淮東總領
所催納殊不知朝廷既不可催總所又可催乎當是時
人不敢言而敢怨南康江天錫以入奏而罷言職教授
謝方得以發策而遭貶斥大社令杜淵太常簿陸逵國

子簿謝章皆於論對及之或逐去或補外至乙亥春賈
既去國北軍以抵昇潤察院李可奏乞罷公田之籍以
收農心謂此事奇擾民皆破家蕩産怨入骨髓若盡還
原主免索原錢而除其籍庶使浙西之人永絶公田之
苦然而僅放欠租季遂再奏始有旨云公田之創非理
宗之本意㤼惡召怨最為民苦截日住罷其田盡給付
原佃主仰率租户義兵會合防拓其後勘會謂招兵非
便且其田當還業主於種户初無相干秋成在邇餉軍

方急合且收租一年其還田指揮俟秋成後集議施行
有旨將平江嘉興安吉公田照指揮蠲放却從朝廷照
淨催米數回糴其錢一半給佃主一半給種戶以溥實
惠然則業主竟無與矣只業主佃主之分當時用事者
亦不能曉況大於此者然邊遽日急是時仍收公租還
田之事竟不及行嗚呼悲哉昔隋鑿汴渠以召民怨乃
為宋漕運之利今宋奪民田以失人之心乃為大元餉
軍之利古今害民與利之事於此亦可鑒矣於戲悲哉

景定彗星

景定五年甲子七月初二日甲戌御筆作初三日乙亥彗見東方柳宿光芒烜赫照示天變太史占云彗出柳度為兵喪為旱為亂為邊警為大臣貶乾象占云彗妖星也所出形狀各異其殃一也彗本類除舊布新之象主兵疫之災一曰埽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兵起大水除舊布新按彗本無光借日為光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皆隨日光芒所及為災丁丑避殿減膳下詔責已求

直言大赦天下御史朱貔孫正言朱應元察官程元岳
饒應龍合臺奏章乞消弭挽回旨常談也已卯賈丞相
似道楊參政棟葉同知夢鼎姚僉書希得奏事上曰彗
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奏陛下勤
於求治有年於茲庸有闕失今謫見於天實臣等輔政
無狀所致上貽聖憂臣見具疏乞罷免庶可以上弭天
災上曰正當相與講求闕失上回天意庚辰賈右相第
一疏乞罷免以塞災咎五疏皆不允班行應詔言事者

祕書郎文及肩首言公田之事云君德極珪琿之粹而玷君德者莫大於公田東南民力竭矣公田創行將以足軍儲救楮獘蠲和糴也奉行太過限田之名一變而為併户又變而為换田耕夫失業以流離田主無辜而拘繫此彗妖之所以示變也大府丞楊琨殿講趙景緯吏部侍郎留夢炎禮部侍郎直院馬廷鸞皆應詔上封事給事禮書牟子才疏援引漢唐以至本朝彗變災異極其詳贍起居郎太子侍讀李伯玉則援三説云咸平

彗出室北吕端有兵謀不精之言今日當嚴邊備熙寧中彗出東井富弼張方平皆言新法不便今日當先罷浙西換田局崇寧彗出西方則詔除黨籍且復左降人官今開慶誤國之人罪惡滔天有一時風聞劾逐者則乞斟酌寛貸施行以昭聖主寛仁之量又云今言路既開中外大小之臣必將空臆畢陳惟陛下明聖大臣忠亮有以容受不以為罪天下幸甚浙漕主管文字吕撫有上化地書祕監髙斯得奉祠於霅有應詔疏大概以

為非朝廷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勒遷放無虛月忠厚之澤幾盡矣士大夫以仕進為業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動觸新制公田肆擾陛下知其非計有待秋成舉行之旨而督促者悍然不顧也市舶盡利而蕃夷怨鹽榷太密而商旅怨羣臣附下罔上虛美溢譽人怨天怒不至於彗星不止也且災異策免三公視為常事丙申雷變陛下一日黜二相今彗見之與雷發相去何翅十百千萬哉王端

明瑜奉祠里居亦有疏言戚畹嬖倖遍居畿輔借應奉之名肆誅剝之虐監司不敢詰何臺諌不敢論列民不勝苦起而弄兵三衢之寇是也公田之行本欲免和糴和糴數少而人已相安公田數少而人為創見千奬萬蠹田里騷然天筆戢頒一則曰業已成一則曰當任且求言之詔甫頒而拒言之令已出皇天監臨可厚誣哉自是三學京庠投匭上書者日至太學生吳綺許求之等書有云雷霆天怒也驟擊而旋收日蝕天怒也俄晦

而隨明暴風飄雨天怒也而不能以終日今彗之示變已逾旬浹月陛下恐懼修省靡所不至而天怒猶未回非陛下不知省悟也抑誤陛下者未有所思也且併及市舶公田之害云又有陳夢斗陳紹中等書沈震孫范鑰李極等書宗庠則有嗣棣與潩必禴等書立禮齋生謝禹則獨為一書大抵皆及公田市權等事又有武學生杜士賢等書謂都司之職操壟斷之權以專使之遣奪番商之利百姓相與蹙額廟堂歌頌太平人不可欺天

可欺乎今之秉鈞軸者前日之功固偉矣今日之過未盡掩閫外之事固優矣閫内之責未盡塞以戎虜待庶民不可也以軍政律士類不可也以肥家之法經國不可也盍亦退自省悟以回天變乎又京庠唐隷楊坦等一書謂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率意紛更殊駭觀聽七司條例悉從更變世胄延賞巧摘瑕疵薪茗場藏香椒積壓與商賈爭微利强買民田貽禍浙右自今天下無稔歲浙路無富家矣夾袋

不收拾人才而遍儲賤妓之姓名化地不斡旋陶冶而務行非僻之方術縱不肖之駿弟以卿月而醉風月於花衢籠博奕之舊徒以秋壑而厭溪壑之淵藪踏青泛綠不思閭巷之蕭條醉釀飽鮮遑恤物價之騰踊劉良貴賤丈夫也乃深倚之以揚鷹犬之威董宋臣巨姦宄也乃優縱之以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盍執其咎方且抗章誣上文過飾非借端拱禍敗不應之說以力解亂而至此怨而至此上干天怒彗星埽

之末已天火又從而災之其尚可揚揚入政事堂耶一時諸書獨此與京庠蕭規者言之太訐於是左司劉良貴申省力辨公田任事之謗且乞敷奏令公卿士庶條具救楮免糴罷公田之策且作勘會免公田逃亡米二萬餘石賈相遂入奏云近者應詔所言公論交責若駕虛辭報私憾等語是非自不可掩獨類部法買公田同然一辭以為犯大不韙詳敘顛末以聞欲望聖慈於臣所類部法則下之吏部長貳詳加參定或有出已意削舊

典之實則申明而刪除之於臣所買公田則乞下之公卿大夫更行博議必得足軍餉免和糴住造楮之策則采録而施行之臣當委心以聽奉身以退俟請譴責以戒為臣之繆於國者遂有旨宣諭檢院官星變求言照典故秪及中外大小臣僚見之詔書可攷近來諸學士人不體舊規以前廊為首乃有懷私意動揺大臣者不知祖宗三百年間曾有士人上書而去宰相者乎今後切宜詳審然後投進檢院朱濬備坐宣諭旨揮申國子

監司成吳堅翁合委胄丞徐宗斗會學前廊轉諭諸生而前廊回申以為上書以前廊為首此出於丙辰方大猷之私意以為鉗制之法非盛時所宜用也紛紛之議直至八月之末彗光稍殺應詔者方稍止丁未宰執拜表恭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三表而後從九月以京學士人蕭規唐隸葉季呂宙之姚必得陳子美錢焴趙從龍胡友開等不合謗訕生事送臨安府追捕勘證議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結舌焉孟冬朝饗如常時十月

乙丑忽聞聖躬不豫降詔求醫丁卯遺詔升遐而金銀關子之令乗時頒行换易十七界楮券物價自此騰涌民生自此憔悴矣彗變首尾凡四月妖禍之應如響斯荅孰謂天道髙遠乎

瓊花

揚州后土祠瓊花天下無二本絶類聚八仙色微黄而有香仁宗慶歴中甞分植禁苑明年輒枯遂復載還祠中敷榮如故淳熈中壽皇亦甞移植南内逾年憔悴無

花仍送還之其後宦者陳源命園丁取孫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杭之褚家唐瓊花園是也今后土之花已薪而人間所有者特當時接本彷彿似之耳

嚼蝨

余負日茅檐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媪捫身得蝨則致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揆之於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内臨東陽邯鄲

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蝨者莫不劘之齒牙為害身也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蝨蓋自有典故可發一笑

姓名相戲

前輩有以姓名為戲者如陳亞有心蔡襄無口之類甚多劉攽嘗戲王覿云公何故見賣王荅曰賣公直甚分文近楊平舟棟以樞掾出守莆陽劉克莊潛夫弟希仁

俱以史官里居郡集寓公王臞軒邁戲之云大編修小編修同赴編修之會後村云欲屬對不難不可見怒王顧聞之乃云前通判後通判但聞通判之名葢王凡五得倅而不上云王又嘗調後村云十兒二十年前何其壯二十年後何其不壯劉應之曰三晝二十年前何其遇二十年後何其不遇此善謔也

朱唐交奏本末

朱晦菴按唐仲友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友同書會有

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時恃才輕晦菴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遊台嘗狎籍妓囑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飢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見小唐云何荅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内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

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進呈
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
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
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蓋
親得之婺之諸呂云

齊東野語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齊東野語卷十八

宋　周密　撰

晝寢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枕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妨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

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牀瓦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吕滎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嬾成癖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我必以此自解然每苦枕熱展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氣蒸枕熱則轉

一方泠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隠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宰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晝字當作畫字葢夫子惡其畫寢之侈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嘗著啓顔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云晝寢當作畫寢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矣

宜興梅塚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美麗華粲交隂半畒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怳然若有所遇或酣歌晤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卒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殂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結老梅根下兩相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啓

而視之顏貌如玉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真國色也趙見為之惘然心醉舁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既而氣息惙然瘦苶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哉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尸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眉發呂后陵汙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莫子及泛海

吳興莫汲子及始受世澤為詮試魁既而解試省試廷對皆居前列一時名聲籍甚後為學官以語言獲罪南遷石龍地並海子及素負邁往之氣暇日具大舟招一時賓友之豪泛海以自快將至北洋海之尤大處也舟人畏不敢進子及大怒脅之以劒不得已從之及至其處四顧無際須臾風起浪涌舟掀簸如桔槔見三魚皆長十餘丈浮弄日光其一若大鮎狀其二狀類尤異衆

皆戰慄不能出語子及命大白連酌賦詩數絕略無懼意興盡乃返其一絕云一飄點破碧落界八面展盡虛無天柂樓長嘯海波闊今夕何夕吾其仙

薰風聯句

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或者惜其不能因詩以諷雖坡翁亦以為有美而無箴故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余謂柳句正所以諷

也蓋薰風之來惟殿閣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涼而征夫耕叟方奔馳作勞低垂喘汗於黃塵赤日之中雖有此風安知所謂涼哉此與宋玉對楚王曰此謂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者同意

漢唐二祖少恩

漢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大敗勢甚急蹙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為收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使高祖一時事急不能存二子而棄之他人能為收載豈

不幸甚方當德之何至怒而欲斬之乎唐高祖起兵汾晉時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而智雲以幼不能逃為吏所誅亦豈不能少緩須㬰以須其至而後起兵哉二祖皆創業之君而於父子之義其薄若此豈圖大事者不暇顧其家乎彼唐祖者直墮世民之計猶可恕也若漢祖則杯羮之事尚忍施之乃翁何有於兒女哉

史記無燕昭築臺事

王文公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媿燕臺然史
記止云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
何人為築黄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録以此為據按新序
通鑑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李白屢慣用黄金臺事
如誰人更埽黄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黄金臺埽灑黄
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黄金臺遥謁紫霞仙侍筆黄金
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楊梅結義黄金臺黄金臺貯
賢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黄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

帖有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黄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於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黄金字宋鮑照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黄金臺然則黄金臺之名始見於此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黄金臺

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黄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為昭王而王隱以為燕丹何也余後見水經註云固安縣有黄金臺者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以此知王隱以為燕丹者蓋如此也

孟子三宿出晝

高郵有老儒黄彦利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晝讀如晝

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之人王蠋賢劉熙註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為濡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然予觀說苑則以為蓋邑人王蠋且齊有蓋大夫王驩（公孫丑下）而陳仲子兄食采於蓋其入萬鍾（滕文公下）則齊亦自有蓋亦又與晝邑不同矣通鑑晝音司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復不音獲何耶

方大猷獻屋

楊駙馬賜第清湖巨璫董宋臣領營建之事遂拓四旁民居以廣之其間最逼近者莫如太學生方大猷之居璫意其必雄據未易與語一日具禮物往訪之方延入坐璫未敢有請方遽云今日内轄相訪得非以小屋近牆欲得之耶璫愕不復對方徐曰内轄意謂某太學生必將梗化所以先業見及某便當首獻作倡就案即書契與之璫以成契奏知穆陵大喜視其直數倍酬之方作表謝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

上毛詩下東坡謝表並全句

自此擢第登朝皆由此徑而梯焉

長生酒

穆陵晩年苦足弱一日經筵宣諭賈師憲曰聞卿有長生酒甚好朕可飲否賈退遂修制具方併進亦不過用川烏牛膝等數味耳内轄李忠輔適在旁奏曰藥性凉燥未可知容臣先嘗然後取旨進御嫉之者轉聞於賈賈深銜之而未有以發也先是北闕劉都倉家富無嗣嘗立二子劉先死長者欲逐其後立子於是託其所親

檢詳所吏劉炳百萬緡介謝堂節使轉求聖旨下天府逐之至是已涉數歲賈始知之時咸淳初年也遂嫉其出子以為李忠輔偽作聖旨訟之於官詞雖不及謝而謝甚窘懼於是以實訴之於賈賈笑曰節度無慮越日則忠輔追毀遷謫之命下以實非其罪也蓋師憲借此以報其嘗藥之忿耳

開運靖康之禍

靖康之禍大率與開運之事同一時紀載雜書極多而

最無忌憚者莫若所謂南燼紀聞其説謂出帝之事歐公本之王淑之私史淑本小吏其家為出帝所殺遁入契丹洎出帝黄龍之遷淑時為契丹諸司於是文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懿録比之周幽衛懿然攷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説安知非托子虛以欺世哉其妄可見矣南燼言二帝初遷安肅軍又遷西江州又遷五國城去燕凡三千八百餘里去黄龍府二千一百里其地乃李陵戰敗之所後又遷

西均從州乃契丹之移州今以當時他書攷之其地里遠近皆大繆不經其妄亦可知且謂此書乃阿計替手録所申金國之文後得之金國貴人者又云阿計替者本河北棣州人陷金自東都失守金人即使之隨二帝入燕又使同至五國城故首尾備知其詳及攷其所載則無非二帝胸臆不可言之事不知阿計替何從知之且金人之情多疑所至必易主者守之亦安肯使南人終始追隨乎且阿計替於二帝初無一日之恩何苦毅

然歷險阻犯嫌疑極力保護而不舍去且二帝方在危亡哀痛之秋何暇父子賦詩為樂阿計替又何暇筆之書乎此其繆妄固不待攷而後見也意者為此書之人必宣政間不得志小人造為凌辱猥嫚之事而甘心焉此禽獸之所不忍為尚忍言之哉余懼夫好奇之士不求端本而輕信其言故書以袪後世之惑云

近世名醫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者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

受病世以為奇以此得名余按診脈之法必均調自已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動為一息或過或不及皆為病脈故有三敗三遲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死之法然則察脈固不可以倉卒得之而況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為然者也或謂其别有觀形察色之術姑假此以神其術初不在脈也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宫教時赴長沙倅素識其人適邂逅旅舍小酌以慰薦之

因求察脉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脉證頗
異所謂脉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内宜亟反轅
尚可及也因泣以别時宫教康强無疾疑其為妄然素
信其術於是即日回轅僅至家數日而殂亦可謂異矣
又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熙間有醫邢氏精藝絶異
時韓平原知閤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脉曰和平無可言
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閤回軺日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
本無疾怪其妄誕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甫數月而其

妻果殂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曰小疾耳不藥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為狂言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遣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殂余謂古今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脈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産亡者嗚呼神矣哉

前輩知人

前輩名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馬尚書亮之於呂

許公陳恭公曽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
潞公夏英公之於龎頴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即許以元
宰之貴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衮李之術特眼力髙閲
人多故爾史傳所載以為名談如史忠獻彌逺趙忠肅
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嵩之子申
初官棗陽户曹方需逺次適鄉里有佃客避逅致死者
官府逮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而莫能自通遂夤緣轉
閒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棗陽

闕以尚需次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陳貽範時為京西子申拜謝因及前事公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慮閫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間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據我榻也其後信然又趙葵南仲通判廬州日程朝宗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遂干堂易合入閣俟呼召於賓廡候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閣會食且出兩金盒貯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爇之次至趙即舉二盒盡投熾炭中香

霧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飲送客命大程官俾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旣而出劄知滁州塡見闕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於此焉又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淸之初任夷陵教官首詣臺叅鄭素癯瘠若不勝衣趙一見即異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跼蹐不自安旁觀怪之即日免衙叅等禮以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郎曰鄭教如何長公答曰淸固淸矣恐寒薄耳公

笑曰非爾所知寒薄不失為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諸子侍側顧其長㠉曰汝讀書可喜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其仲范曰汝須閒闊終無結果三哥獒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制扈再興之子不協泣而言曰萬一相公不諱趙勝必死於扈再興之手告相公保全時京西施漕上饒人名未詳偶在旁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殿帥扈再興安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驗

趙信國辭相

淳祐甲辰杜清獻範甃游清獻以拜右揆趙葵南仲樞使陳韡子華參政皆一時宿望明年四月游相以大觀文奉内祠侍讀既而趙公出督江淮荆襄湖北軍馬陳公以知院帥長沙遂再相鄭忠定清之王伯大吳潛並為僉樞乙巳趙公蕪江東帥知建康留鑰趙希𡨴以禮書督府參賛蕪江漕淮帥丘山甫岳仍蕪參謀且頒御筆云趙葵蕪資文武協輔國家領使洪樞視帥戒道權

不可不專申儆處置貴合時宜一應軍行調度並聽便宜施行所有恩數賦儀宰路公既威名夙著邊陲晏然中間屢乞結局不允明年遣隨軍轉運舒澤民滋入白廟堂許令帶職入覲公力辭召命且云更當支吾一冬來春解嚴容歸田里朝廷許之明年北軍大入因復留行府措置戰守馬中書陸德與載之轉對疏以為去歲泗州大捷彼方喪膽落魄今春淮水漲溢欲來不可涉冬而春邊鎮寧謐近者駭言寇至張大其說或云到儀

真之境者止五六十騎耳趙公聞之大不能堪封章屢
上力辨此謗且云今年北軍之入係四大頭項一曰察
罕河西人二曰大納三曰墨點四曰別出古並韃號四萬實
三萬餘馬人各三匹約九萬匹惟恐有勞聖慮前後具
奏一則曰寛聖慮二則曰寛憂顧臣領舟師往來應敵
未嘗有一語張大今觀陸德輿奏疏實駭所聞伏乞委
德輿親至維揚審是虛實臣當躬率騎士護送入城便
見真妄於是朝廷以載之之言為過遂為調停寢其事

馬未幾工部尚書徐清叟進故事亦譏其辟屬之濫趙公愈不自安是歲閏二月鄭忠定拜太師趙公拜右相所有督府日下結局遂差右司陳夢斗宣赴都堂治事而陳辭以此貂璫之職不行遂改差御藥謝昌祖往馬夕郎趙以大復有不肯書牘之意事雖不行而公之歸興不可遏矣屢騰免牘且引其父忠肅遺言不許入相之說以告且云寧得罪以過嶺難違訓以入朝御筆不允降宣趣行時陸載之方居翰苑以嫭不草詔遂改命

盧壯父武子為之時趙公各通從官書謂元科降簿內
尚餘新楮四百餘萬銀絹度牒並不支動且言決不可
來之意當時從官作宰相書例有先生之稱至是皆去
之獨趙汝騰茂實尚書荅書云大丞相高風立懦力疏
辭榮昔司馬公固遜密府崔清獻苦却宰席書之史冊
並公而三甚盛休而其微意亦可見也公歸計既決遂
申朝廷於三月二十四日散遣將士取道歸伏田里所
有新除恩命決不敢祗受既而與告復召然公終不來

矣至明年三月御筆趙葵懇辭相位終始弗渝使命趣
名亦既屢矣奏陳確論始逾一朞朕眷倚雖切不能强
其從也姑畀内祠以便咨訪可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
觀察使兼侍讀後以疾丐外詞甚力遂以特進判長沙
凡五辭得請奉祠徑歸溧陽里第焉蓋一時搢紳方以
文學科名相高其視軍旅金穀等為俗吏麤官公能知
幾勇退不激不汙可謂善保全功名者矣

琴繁聲為鄭衛

往時余客紫霞翁之門翁知音妙天下而琴尤精諳自製曲數百解皆平淡清越灝然太古之遺音也復攷正古曲百餘而異時官譜諸曲多黜削無餘曰此皆繁聲所謂鄭衛之音也余不善此頗疑其言為太過後讀東漢書宋弘薦桓譚光武令鼓琴愛其繁聲弘曰薦譚者望其能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是蓋以繁聲為鄭聲矣又唐國史補于頔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二分琵琶全無琴韻則新繁皆

非古也始知紫霞翁之說為信然翁往矣回思著唐衣坐紫霞樓調手製閒素琴第一作新製瓊林玉樹二曲供客以玻瓈瓶洛花飲客以玉缸春酒翁家釀名笑語竟夕不休猶昨日事而人琴俱亡冢上之木已拱矣悲哉

章氏玉杯

嘉泰間文莊章公以右史直禁林時宇文紹節挺臣為司諫指公為謝深甫子肅丞相之黨出知温陵既而公入為言官遍歴三院為中執法時挺臣以京湖宣撫使

知江陵府入覲除端明學士徑躋宥府而挺臣懷前日

之疑次日不敢拜文莊識其意乃抗疏言公論出一時

之見豈敢以報私憾乞趣詔節就職未幾公亦登政地

相得甚驩一日宴聚公出所藏玉杯侑酒色如截虹真

于闐産也坐客皆誇賞之挺臣忽旁睨微笑曰異哉先

肅愍公虚中使金日嘗於燕山獲玉盤徑七寸餘瑩潔

無纖瑕或以為宣和殿故物平日未嘗示人今觀此色

澤殊近似之於是坐客咸願快觀趣使取之既至則玉

色製作無毫髮異真合璧也葢元為一物中分為二耳衆客驚詫以為干鄒之合不足多也因舉杯以贈挺臣而挺臣復欲以盤奉公相與遜讓者久之不決時李壁季章在坐起曰以盤足杯者於事為順僉書不得辭也公遂謝而藏之以他物為報余髫侍二親常於元䶵舅氏膝下聞此事惜不一見之其後聞為有力者負之而去莫知所終

二張援襄

襄樊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後水陸之防日密又築白河虎頭及鬼關於中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孤城困守者凡四五歲往往扼關隘不克進皆束手視為棄物所恃城中有宿儲可堅忍然所乏鹽薪布帛為急時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蠟書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進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頗多鈎致欲為焚爨用遂為所獲於是郢鄧之道復絕矣既而荆閫移屯僐郢州而諸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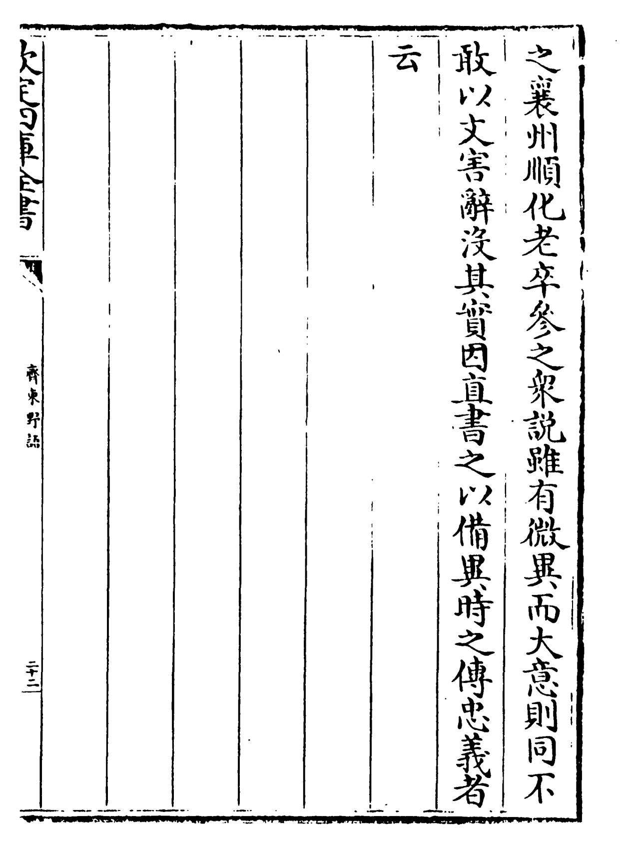
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死士得三千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之得民兵部官張順張貴軍中號張貴為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素為諸軍所服先於均州上流名中水峪立硬寨造水哨輕舟百艘三千人鹽一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激思奮是歲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團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

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為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敵舟布滿江面無罅可入鼓勇乘鋭凡斷鐵絙攢杙數百屯兵數雖衆皆披靡避其鋒轉戰一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乃抵襄城城中久絶援聞救至人人踊躍氣百倍及收軍點視則獨失張順軍中為之短氣越數日有浮尸遡流而上被介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軍中驚以為神結冢斂葬立廟

祀之然自此圍益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樁雖魚鼈不得度矣外勢既蹙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樁若栅則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遭撻者貴驚歎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新絙破圍前進衆皆辟易既度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黒至小新城敵

方覺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為無底船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舷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至鈞林灘將近龍尾洲遠望軍船櫛櫛旗幟紛紜貴軍皆喜躍舉流星火以示之軍船見人皆前相迎逮勢近欲合則來舟北軍也蓋夏軍前二日以風雨驚疑退屯三十里矣北軍蓋得逃卒之報遂據洲上以逸待勞至是既不為備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支遂為生得至死不屈此是歲十一月

十七日夜也北軍以四降卒與尸至襄以示援絶且諭之降吕帥文煥盡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為立雙廟尸而祝之以比巡逺明年正月十三日樊城破三月十八日襄陽降此天意非人力也同時有武功大夫范大順者與順貴同入襄及襄城降仰天大呼曰好漢誰肯降便死也做忠義鬼就所守地分自縊而死又有右武大夫馬軍統制牛富樊城守禦立功尤多城降之際傷重不能步乃就戰樓觸柱數四投身火中而死此事親得


之襄州順化老卒參之衆說雖有微異而大意則同不敢以文害辭沒其實因直書之以備異時之傳忠義者云

齊東野語卷十八